壁十七

元本[illegible][illegible]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四夷傳第三　通志一百九十六

西域總序　婼羌　鄯善

且末　小宛　精絶

戎盧　扜彌　渠勒

于闐　皮山　烏秅

西夜　蒲犂　依耐

無雷　難兜　罽賓

烏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大月氏（大夏附）　小月氏　康居

米國 史國 曹國

何國 烏那遏 穆國

大宛 桃槐 休循

天竺 莎車 疏勒

尉頭 烏孫 姑墨

溫宿 龜茲（烏壘渠犂附） 尉犂

危須 焉耆 烏貪訾離

卑陸 卑陸後國 郁立師

單桓 蒲類 蒲類後

移支 西且彌 東且彌

劫國 狐胡 山國

車師 滑國（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白題附）

車離 高附 大秦

奄蔡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堅昆 呼得 丁令

短人 師子 嚈噠

波斯 伏盧尼 悅般

朱俱波 渴槃陁 鉢和
波知 賒彌 烏萇
乾陀 阿鈎羌 副貨
疊伏羅 拔豆 者至拔
迷密 悉萬斤 忸密
石國 女國 撥汗
吐火羅 劫國 陁羅伊羅
越底延 大食

西域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陂河循河也陂音彼義反）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閒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漢興至于孝武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

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乃分車師後王之地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蕃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戶數道里無不翔實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錄總領也初漢通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焉自玉門關出西經婼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自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

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自玉門關西北出經橫阬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與初道異矣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後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窴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匈奴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窴綏

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蒲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控制西域焉）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勤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迥遠險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

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曰欲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延光二年燉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專制西域共爲寇掠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狄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絶漠窮破北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通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

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匈奴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匈奴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之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懲革自此寖以疎慢

矣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數國焉後魏道武初有司以西戎貢賦不至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帝曰漢氏不保境安民遠開西域使中國疲弊今若通之前弊復加於百姓矣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致太延中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加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群臣以九國不憚險遠來貢方物當與其進不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落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夙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使者舌烏孫王為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琬等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繼至不閒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琬

等至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幷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分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道出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之間尚未云經略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國至罽賓得馬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

貢遂絶時事失書所可存録者二十國耳又魏世有來者隋時或不至焉隋時又有商胡雜居伊吾地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人甚驕悍土地良沃大業末内屬置伊吾郡隋室不綱臣於突厥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爲西伊州同於編户至武太后時武威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踈勒碎葉四鎮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彊盛漸并諸國至于西海分兵鎮守焉今總輯西域諸戎起漢孝武訖于隋凡百餘國列爲此編云

婼羌（婼音而遮反）

婼羌漢時通焉出陽關至近者曰婼羌其王號去胡來王（言去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西與且末接隨畜牧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服刀劒甲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

鄯善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扜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

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

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寄於他國種田又旁糴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國

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

多橐它能作兵與婼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

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

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

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

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

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

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

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浩音杲）於是漢列

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

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

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

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

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

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

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閒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騎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

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横門外（横音光）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鎭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自後少通中國後魏太延初鄯善王遣其弟素延者入侍及[illegible]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而且末役屬之鄯善人別立王其後魏遣使使西域道出其國國人頗剽刼之令不得通太武怒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率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師[illegible]拜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鎭撫之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且末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丁零東與白提西與波斯精絕接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蒲萄諸果人皆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無諱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爲且末所役屬梁武帝普通五年其王安末深盤遣使貢獻江左謂之末國（梁史云即且末）西魏大統八年王兄鄯善米率衆內附自後無聞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人每以爲候即將氈擁蔽其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小宛

小宛漢時通焉王治扜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

精絕

精絕漢時通焉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陋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

戎盧

戎盧漢時通焉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一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扜彌

扜彌漢時通焉其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後漢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順帝永建四年于闐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闐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闐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纔有千口

渠勒

渠勒漢時通焉王治鞬都城（鞬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

于闐

于闐漢時通焉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即蒲昌海）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名首拔河亦名撊拔河或云即黄河也北流七百里入計戍水一名計式水即葱嶺南河同入鹽澤或云阿耨達即崑崙山）地多水潦沙石氣候溫土良沃宜五穀桑麻多蒲萄有水名玉河出玉石山亦多美玉焉大率物產與龜茲同其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偏信佛道寺塔僧尼甚衆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彊盛攻并于闐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彊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三國爲大

順帝永建六年于闐王放前遣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闐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闐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闐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闐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闐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闐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闐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闐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闐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闐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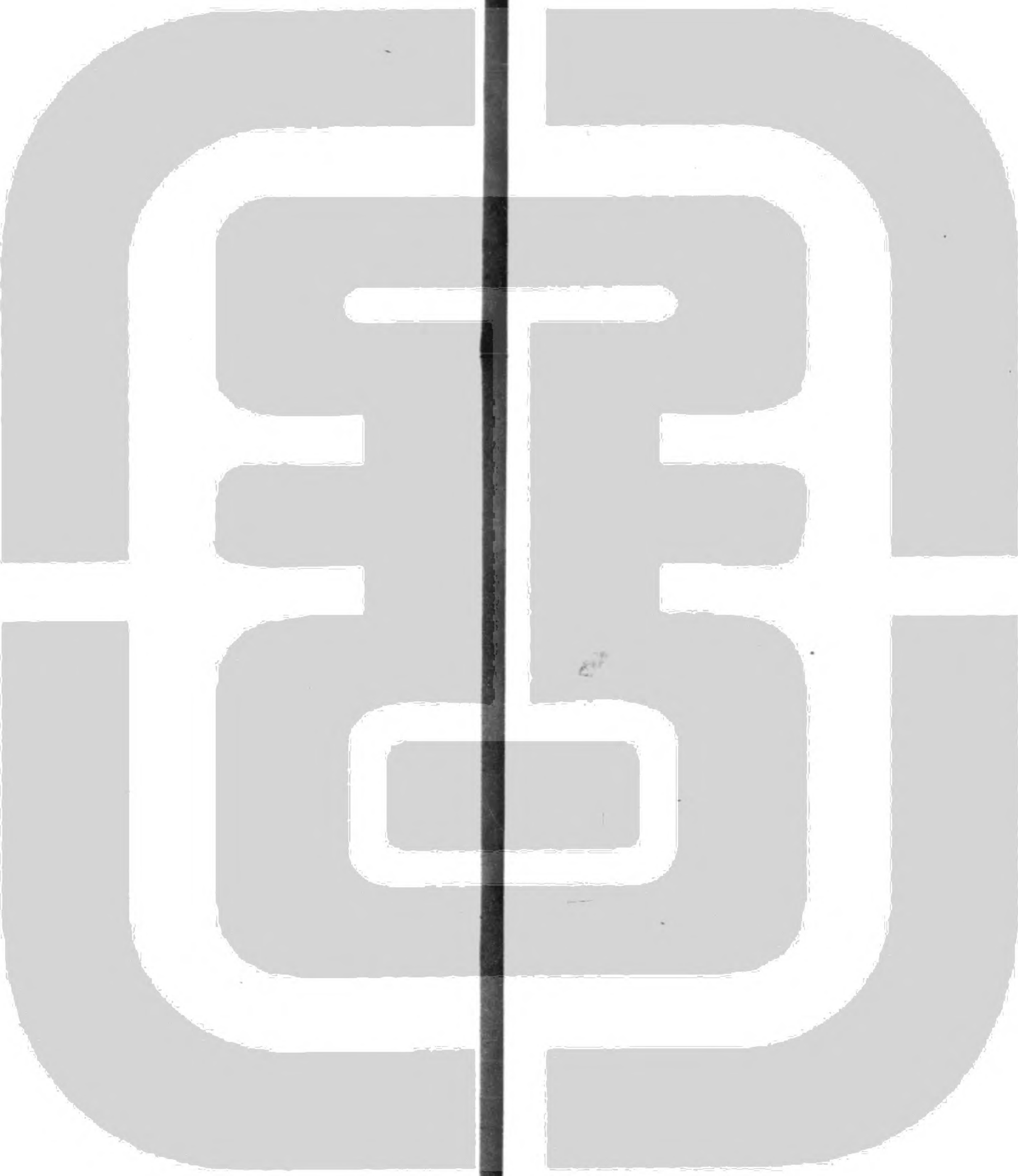
能出兵于闐恃此遂驕後魏世于闐國使來云其國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疑即漢時舊治也云其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傳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也（老子西行至此地白日升天與羣胡辭訣言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其王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即儉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相見必跪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先戴於首而後開

封自高車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唯此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太武太平眞君中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其臣素目伽上表求援帝以爲遠不及事慰勞遣之許爲後舉先是魏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嘗遣使獻馴象道經于闐爲其王秋仁所留託有寇鈔故不遣羊皮言狀帝怒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獻梁天監九年輸誠江左致其方物十三年十

八年與夫大同初各有獻納周建德三年入貢名馬隋煬帝世表章不絕唐貞觀中仍遣使朝焉于闐在唐時其王姓尉遲蕃內并有漢戎盧扞彌渠勒皮山精絕五國之地其國自漢孝武以來中國詔令書冊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之

皮山

皮山漢時通焉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秅國（秅上一加反下直加反）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一三五



接（按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詩與婼羌接必誤）種五穀蒲萄諸果有銀銅鐵作兵

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

罽賓漢時通焉其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君謂爲之）

（君也塞充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種五穀蒲萄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鞉以呼之）（沐猴卽彌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前罽賓王陰末赴

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國子民罪莫大於
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
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
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阸
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
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
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
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
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
百餘人五夜分擊刀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
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
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
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
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
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
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
畜隊阬谷未半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
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

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卒數年而壹至自後無聞至後魏始通之其使人云其國今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其風土物產皆如前史所云至隋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隋史曰即漢時罽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族屬也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盜賊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以金鍱爲屋以銀爲地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唐貞觀十年其國遣使又稱罽賓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

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户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挑或作桃）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到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飲食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䫇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狻猊後音酸猊音倪䫇而占反耏音而）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杖謂所持兵器也）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日餘至安息（烏弋東漢時改撕爲排持）

條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周廻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田宜稻出封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外國如言外蕃也）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

安息漢時通焉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面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横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後漢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悲懷思土故數有死亡者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

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後魏時安息嘗通焉使人云其國見都蔚搜城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武帝天和二年遣使貢獻隋時稱爲安國（隋史云即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與康國同族字設力妻康國王女也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云其國見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入貢

大月氏（大夏附）

大月氏漢時通焉治監氏城（東漢作藍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鐵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

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祈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禀漢使者大夏之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人衆多可萬餘有市列販賈諸物月氏之遷於大夏也分其地爲五翖侯（翖即翁字）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翖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郤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郤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

之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自後無聞至後魏時其國數爲蠕蠕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國人商販至代都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於山中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玄中記曰馬腦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爲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　宋膺異物志云月氏國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

小月氏

小月氏治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後魏史云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閒（並郡外）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

康居

康居漢時通焉其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已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　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内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

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音庾）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音郁建）王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漢以後無聞或名號改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至晉武帝太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使人云其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王所居號蘇薤城則前史所稱康居五小王之一者所居也云其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

好馬後魏太武大延中遣使朝貢其國稱爲著舌（後魏史云）（卽漢康居國也）隋大業中遣使入獻稱爲康國使人云其國遷徙不恒居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連昭武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所謂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遏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爲姓亦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頭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禄迪城有大臣三人共掌國事有胡律置於妖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王索髮冠七寶金花冠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彊國西域諸國皆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温宜五穀勤治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封牛黃金硇砂甘松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居人並善賈男年

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胷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荒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户專知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夕　金小呼爲金桃（杜還經行記云康國本米國西南二百餘里一名薩宗建上流入富國小有神祠名袄祗國事者本出此）

米國

米國隋時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王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王姓昭武字

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一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彊盛乃創建乞史城為數里郭邑二萬家唐貞觀中遣使來貢

曹國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國人丈有五尺高大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畫波斯拂菻（力甚反）諸國王東壁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風

俗與康國同大業中及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烏那遏

烏那遏隋時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二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穆國隋時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爲鄰其王姓昭武國[illegible]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其國都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

（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絶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謂詈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貳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昧音秣蔡音千葛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諂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顛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聘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絶婚姦淫有子皆畀其母與人馬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其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黄白金輒以爲器不

用爲幣也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帝太和三年並遣使獻驫馬隋時有蘇對沙船國云即漢大宛也（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騧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陁積代承襲不絶案今王即瓜失槃陁之後也）

挑槐

挑槐漢時通焉其國去長安萬一千八百里

休循

休循漢時通焉王治鳥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捐毒國也（按漢史捐毒傳云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其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按漢史所云則其國甚小自陜稱天竺以後則爲大國天竺亦曰身毒一名摩伽陁一名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

（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各有王）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越國皆天竺之地天竺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天竺（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波羅奈斯國竺法維佛記云波羅奈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或不至十日一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屬天竺國）都臨恒河一名迦毗黎河河本名新淘源出崑崙分爲五派總爲恒河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有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如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氏其時皆臣屬月氏月氏殺其王置將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不飲酒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遂絶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

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事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至轉盛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其國內仍遣其臣陳宋等二人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本國佛道所由興也人民敦厖土地饒沃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流通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天地之中宋文帝元嘉五年有迦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鐶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為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有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有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金銀

寶器後廢帝元徽初有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天竺之屬也梁武帝天監初天竺一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獻瑠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後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師子貂豹𧴭（丁朗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瑇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毾㲪（音塔登）又有旃檀鬱金等物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妓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戰鬬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筭歷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通西域還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唐武德中其國大亂中天竺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弍歲而東西南北四

天竺國之君皆北面臣之尸羅逸多姓乞利咥氏或云姓刹利氏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初尸羅逸多聞玄奘曰爾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人玄奘乃言太宗神聖功德故尸羅逸多奉表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冊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玄冊玄冊道抵于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鋭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玄冊與其副將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茶鎛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匹於是天竺震響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體色黃髮青如黛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國以象乗入也伊蒲塞桑門比丘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老子化胡經相出入蓋皆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諸家記天竺事多取諸僧法明道安之流所記録大率怪誕不經不復悉纂集也）

莎車

莎車漢時通焉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北至治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王莽之亂匈奴畧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彊不肯附屬延在元帝時常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

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彊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

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嬀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嬀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鞬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嬀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闐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闐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為守鄯侯莎車將君得

在于闐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其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闐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闐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爲兄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反）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闐（反音番）于闐王廣德乃發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歸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

運等因內于闐兵虜賢妻子而幷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闐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具班超傳自後無聞後魏時有渠莎國云故莎車也

疏勒

疏勒漢時通焉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土多稻粟蔴麥銅鐵綿錦雌黃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

運等因內于闐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闐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具班超傳自後無聞後魏時有渠莎國云故莎車也

䟽勒

䟽勒漢時通焉王治䟽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土多稻粟蔴麥銅鐵綿錦雌黃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䟽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䟽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䟽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具超傳安帝元初中䟽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䟽勒王臣磐聞之請

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之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槀城侯後莎車連數于闐屬疏勒疏勒以彊故得與龜茲于闐爲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朝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命火焚之經日不然觀者悚駭使人云其國見都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南有河西帶葱嶺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源所自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撥汗一作）

（判汗）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疑即漢疏勒舊城也其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王戴金師子冠國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則不育隋煬帝世復通焉唐貞觀中仍遣使朝貢國王在唐時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捐毒休循三國之地侍子常在京師（杜還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滿于谷偏宜蒲萄馩羅黑杏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韡婦女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韡音詣）

尉頭

尉頭漢時通焉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烏孫

烏孫漢時通焉大昆彌治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彌猴者其種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

雪山多松樠（其心似松武元反）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盗最爲彊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其他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廼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

結約爲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食謂飯音飲）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

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王號也）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長女弟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

馳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騾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軍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

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瘦音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捽持其頭音材兀反）罵詈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嫽（音了嫽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

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户六萬餘小昆彌户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己校屯姑墨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

日貳刺殺之都護廉襃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翖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翖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末振將之兄名安日[illegible]之子名安犂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翖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疐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藉借也）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襲

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其後無聞至後魏時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武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朝貢云

姑墨

姑默漢時通焉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一作千二十里 一作二千卅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國王并其國後魏時役屬龜茲

溫宿

溫宿漢時通焉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至後魏時役屬龜茲

龜茲 烏壘 渠犂附

龜茲國漢時通焉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扜彌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烏壘都尉一人户百一十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城渠犁都尉一人户百三十東北與尉犁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絶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内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漑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宜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漑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

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食音飼）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匃若馬（謂中國爲秦人習故言也）（匃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匈奴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

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匈奴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扜彌扜彌遣太子賴丹爲質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

受扜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扜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兹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兹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兹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奉送公主女過龜兹龜兹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會女過龜兹龜兹王留不遣復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兹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兹王所謂贏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

之齊甚親密自西域敗沒遂不復通建武以降或臣或叛互見諸戎傳中晉武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擾亂就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命其將呂光卒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後魏太武太延中嘗遣使入貢梁普通二年其王尼瑞摩珠那勝奉表達于建康唐貞觀二十二年將軍阿史那社爾伐龜茲虜其王如歸立嗣子素稽爲王安西都護府治其城焉龜茲在唐世則并有漢時姑墨溫宿

尉犁

尉（犁）漢時通（其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

危須漢時通焉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一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

焉（耆）漢時通焉（耆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至（西南）都護治所四百里南去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夫

交河城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中焉耆萬五千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犂山國遂斬焉耆尉犂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尉犂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犂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於華夏兵有弓刀甲矟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尤崇信佛道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

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取綿纊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會之據龜茲也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焉耆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姑臧熙又遣子入侍後魏太武（世[illegible]）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其王鳩尸卑那衆大潰（[illegible]）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先是四部諸戎皆降服焉耆焉耆爲國斗絶一隅充實日久魏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難名之物不可勝計橐駝馬牛雜畜殆至巨萬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貢方物唐貞觀六年又遣使奉獻突騎[illegible]王當是龍安之後或未可知焉耆之在唐世盡并有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比界矣

烏貪訾離

烏貪訾離漢時通焉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卑陸

卑陸漢時通焉王治天山東接乾當谷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番音潘反）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其地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

郁立師漢時通焉王治內咄谷（咄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

單桓漢時通焉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

蒲類

蒲類漢時通焉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人廬帳而

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萬六千餘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

蒲類後國

蒲類後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

移支

移支後漢時通焉王居蒲類地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西且彌

西且彌漢時通焉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

東且彌漢時通焉王治天山東兊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劫國

劫國漢時通焉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百七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孤胡

孤胡漢時通焉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

山國漢時通焉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龜茲

車師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治交河城（今交河郡）水分流繞城下故以爲號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治於此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六山後王治務塗國（唐北庭府蒲類縣也）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北與匈奴接又有車師後城長國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

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擊匈奴道過車師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祈連將軍田廣明等五將軍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

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迎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之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益復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埶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

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絶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音鉤）以道當爲拄置（拄竹矩反言新道當出於後王國漢使往來後王主爲之供億以置待儲偫也）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已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光近[illegible]音頻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納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

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召致離驗問辭服乃械置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産舉國亡降匈奴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怨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擊車師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支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刀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且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

亭令燔積薪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爇（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為烏賁都尉（賁音奔）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絫單于咸立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

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乃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剿胡子（剿子小反）李崇

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東漢建武二十一年車師後王與鄯善焉耆等國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匈奴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巳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巳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匈奴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獲其母及季母殺掠甚衆四年春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接近北匈奴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

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呼衍王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與戰于蒲類海東吏士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兵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從一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匈奴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華之戶數也）自後無聞至魏時賜其王壹多羅守魏侍中號大都尉晉世以交河城為高昌郡（蓋因其地高敞人庶蕃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張軌呂光沮

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國人面貌類高麗男女辮髮垂之於背皆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其地高燥多石磧氣候温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地產赤鹽其色如朱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取以爲布交市用焉其國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逕欲往者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後魏太武時有闞爽者自爲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爲蠕蠕所執太平真君中爽爲沮渠無諱所襲據之爽拔其衆三分之一欲奔蠕蠕保焉耆東界後八年爽子車夷落在焉耆上表朝廷求賑救太武詔開焉耆倉以給之無諱死弟

安周立文成和平元年其地爲蠕蠕所并蠕蠕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也孝文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五年高車王阿伏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後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二十一年儒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內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地五百里使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嘉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與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爲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又爲嚈噠所殺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永平元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

孝亮朝京師仍求内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黒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宣武又遣孟威宣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内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帖何者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許正光元年明帝遣貟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絶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爕以爲博士明帝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絶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孝武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爲郡公梁大同中堅嘗遣使獻鳴鹽枕蒲萄良馬氍毹等物於江左其使人云本國有朝烏旦

旦集於王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云周武帝武成初堅復遣使獻方物武帝保定元年文遣使來貢其國周時有一十六城至隋世乃增其二部城周廻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堂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則決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平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兵器有弓箭刀楯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中國小異而大同隋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

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即位引置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皆解辮削衽帝聞而嘉之下詔褒美賜冠帶衣襲仍班製造之式然伯雅先臣鐵勒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有商胡來往則稅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說中華竟畏鐵勒不敢改也自是歲令貢其方物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其後修職貢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伯雅之子）後與西突厥通結諸國朝貢者皆道出高昌文泰皆擁絕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畧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活邪明年當發兵以擊汝國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二十二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馬四千三百太宗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城爲柳中縣

東鎮城爲蒲昌縣高昌城爲西州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內地更發千人鎮遏焉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以爲勞師動衆虛內事外作無益害有益不若擇高昌可立者而立之俾負戴漢恩長爲蕃翰不從

滑國（阿跋檀 周古柯 胡密丹 白題附）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時嘗以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匈奴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初復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彊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陁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地千里土地温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麪及羊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以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

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有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初皆遣使隨滑使來貢方物又有白題國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菓食物略與滑同其王姓支字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普通三年亦遣使朝獻江左云

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持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其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駞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

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彊即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漢言以爲五翎侯之數恐誤蓋高附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大秦

大秦後漢時通焉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其地平夷人居星布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王治安都以石爲城郭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大貝木難（木難出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車渠馬碯虎

魄珊瑚（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有珊瑚洲水底有磐石珊瑚生其上土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没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色白漸漸似苗甲拆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乃赤好後没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瑠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野蠶繭所作其氍毹毾㲪罽帳之屬采色皆鮮於海東諸國所出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爲胡綾紺紋又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其獸有神龜白馬朱鬣瑇瑁玄熊赤螭璧毒鼠等又西海有寶養之一者似狗多力獷惡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環之恐爲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絕逐水草無羣有幻人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毦亂出國貨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塗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希少漢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

恐之以未必能達英遂止不往語具安息傳中大秦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晉武帝太康中其王嘗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外國圖曰從隅巨北有國亦名曰大秦其種人長大無有五六尺者杜還經行記云拂菻國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者守死不改鄉風瑠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國相通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枕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和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旁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摩鄰國在敦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飡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

精甚諸國陸行之所經也胡則一種有數等法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子弟親戚而作判典縱有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土人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一名粟弋西與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又有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蔡其國至後漢時改名阿蘭聊居於地城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後魏時稱爲粟特國國人云其國見居葱嶺之西故奄蔡地也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北距安息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地至今王忽倪已三世矣粟特國商人先多詣姑臧販貨及太武平涼州并見鹵掠文成初忽倪遣使請贖所獲商人詔聽焉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四年復遣使致其方物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爲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緑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耳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王母之使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也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焦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西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也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所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則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犂國明此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而

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國中甚多眞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日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種類相侵俗無寇盗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案此亦在西北耶魏略云短人國是也）

師子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爲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棺官

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并玉像時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楊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十二年其王剎利摩訶南各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迦羅訶梨邪亦使使貢獻（杜還記云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搽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裹腰）

嚈噠

嚈噠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

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內其人凶悍能闘戰西域康居于闐䟽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魏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熈以後朝獻遂絶初熈平中明帝遣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絶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蘭城記録音訛其實一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至拂菻四千五百里即條支之故地也王姓波斯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國號焉所

都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廻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游處之十月仍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之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之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才割切）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弗汗掌庫藏開禁地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則乘象其刑法重罪縣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則若髡若翦半髮又繫牌於項以爲恥辱犯彊盜繫之終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准地輸

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配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百姓女子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者即以分賜死者多棄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則搖鈴以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氣候溫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灌溉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國略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獅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槖駞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有大鳥卵其寶貝則有眞珠頗黎珊瑚琥珀瑠璃馬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麖皮及其香藥則有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國以饒富神龜中其王遣使上書貢方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王居和多

一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西魏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朝貢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其國致貢隨昱入朝突厥不能至其國頗羈縻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理耨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還記云自彼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悦般

悦般後漢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兹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傚胡俗翦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旁石皆燋鎔灑

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流黄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蠕蠕主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攻討太武太平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太武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上國有大術者蠕蠕來鈔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合擊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爲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漢之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

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文國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魏略西戎傳曰西夜并屬疏勒）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疏勒唐武德以後亦頻遣使朝貢

渴槃陁

渴槃陁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治葱嶺東在朱俱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附於嚈噠西至護密國其南至縣度山無定界北至疏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疏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户二千餘縣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縣度者谿谷不通以繩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往往有棧道因以爲名今按縣度與葱嶺連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别然法顯宋雲所經實縣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經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月不可行有至死者唯冬月可行尚使人嘔吐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冬月藥氣歇故可行）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言語與于

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矟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自餘懲罰有差其雜稅輸之婚姻有同踈勒王坐金人牀死者埋殯七日爲孝太武帝太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絕梁大同初復通江左獻其方物梁史稱渴槃陁國于闐西之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北連沙勒國都在山谷中城周回四十餘里國有十二城人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時王姓沙葛氏云

鉢和

鉢和後魏時通焉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嚈噠所統

波知

波知後魏時通焉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則多有風雷之困

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知之南山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遣使宋雲等使其國竟不能達

烏萇

烏萇後魏時通焉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波羅門土多林果引水灌田宜稻麥俗信佛多諸寺塔人有爭訟則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來往也

乾陁

乾陁後魏時通焉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勅勤人臨國已三世矣好攻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謂雀離佛圖也

阿鉤羌

阿鉤羌後魏時通焉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

西有縣度山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副貨

副貨後魏時通焉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没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萄有馬駝騾國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彊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

拔豆後魏時通焉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

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者至拔

者至拔後魏時通焉都者至拔城在䟽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

迷密後魏時通焉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太武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駝其國東有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

悉萬斤後魏時通焉都悉萬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忸密

忸密後魏時通焉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十餘里本漢

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名涅國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土有粟麥多良馬南去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擊滅之令特勒甸職攝其國事甸職後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唐貞觀八年復遣使云（杜[illegible]記[illegible]）

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禽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眞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嶺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旁徃徃有水孔嵌空萬仞輒墮者莫知所在敦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之地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閒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邏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東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麋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國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爲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事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內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縈之以皮爲鞋課稅無常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女貴男賤婦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鳥如雌雉來集于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則年豐砂

石則有灾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撥汗

撥汗隋時通焉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

吐火羅隋時通焉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魏史稱吐呼羅云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治薄提城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吐火羅之爲吐呼囉音語訛舛或當然也隋史載吐火羅都葱嶺之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子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弟方始得妻不然終

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馬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頗黎水精盃各一頗黎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陁羅伊羅

陁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萘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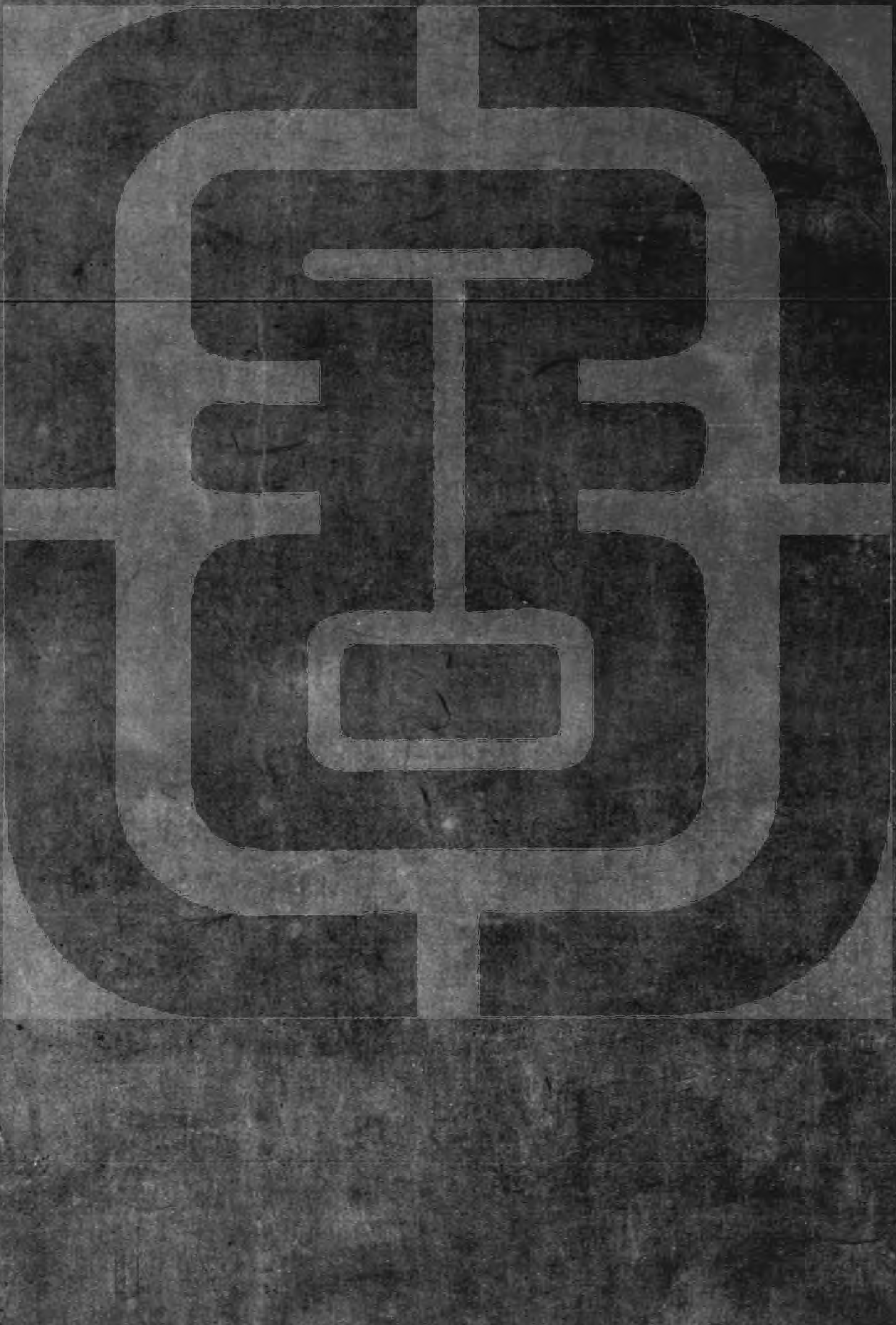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矟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爲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温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梨勒石蜜麖皮細疊

大食

大食唐永徽中遣使貢獻一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記爲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人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似婆羅門婦人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象之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遣

[illegible]船將衣糧入海經涉（[illegible]）又西岸於海中見一[illegible]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illegible]皆能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illegible]使得一枝還今在大[illegible]（[illegible]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illegible]其士女瑰偉[illegible]服鮮[illegible]容止[illegible]女子出門[illegible]其面[illegible]一日五時禮天食[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斷飲[illegible]禁[illegible]樂[illegible]不至毆[illegible]人每七日王出禮[illegible]道不易姦非劫竊[illegible]言安己[illegible]於此罪莫大焉凡[illegible]為敵所[illegible]人獲福無量率土[illegible]如流法[illegible]儉郛郭之內鄽閈之[illegible]貨豐賤錦繡珠貝滿[illegible]駝[illegible]驢騾[illegible]石為廬舍有似中國寶轝每至[illegible]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illegible]不可筭數粳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蒲桃人[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illegible]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illegible][illegible]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菶（[illegible]孔）一名[illegible]蘆茇[illegible]金銀[illegible]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illegible]劉[illegible]者河東人樂環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illegible]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脚腕長善者日走千里[illegible]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illegible]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illegible]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無[illegible]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illegible]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末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音茲土人也[illegible]城方十五里用鐵為城門城中有盆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溉灌一川其土沃饒其人淨潔牆宇高厚市鄽平[illegible]

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直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柰過曰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飡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薹胡芹葛藍軍達廻香茇薤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爲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苫國在大食西界周廻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糴此糶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苫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四夷傳第三　通志一百九十六